

国际关系研究丛书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最终成果

美国“民主联盟” 战略研究

“Concert of Democracies” as a Strategy of USA

刘建飞 ◎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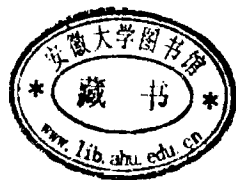
当代世界出版社

国际关系研究丛书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最终成果

美国“民主联盟”战略研究

刘建飞 著



当代世界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美国“民主联盟”战略研究 / 刘建飞著. — 北京 :
当代世界出版社, 2013.3
ISBN 978 - 7 - 5090 - 0881 - 2

I. ①美… II. ①刘… III. ①外交战略—研究—美国
IV. ①D871.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08669 号

书 名: 美国“民主联盟”战略研究
作 者: 刘建飞
责任编辑: 贾丽红
出版发行: 当代世界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复兴路 4 号 (100860)
网 址: <http://www.worldpress.org.cn>
编务电话: (010) 83908456
发行电话: (010) 83908409
(010) 83908455
(010) 83908377
(010) 83908423 (邮购)
(010) 83908410 (传真)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7.75
字 数: 227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3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 - 7 - 5090 - 0881 - 2
定 价: 4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前 言

本书是我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美国‘民主联盟’战略研究”（项目批准号：07BGJ022）的最终成果之一，历时三年完成。然而，我对相关问题研究的历程，要跨越数个“三年”。

—

我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就开始关注“国际政治中的民主”这个问题，特别是“民主与中国外交”。动因之一是对美国意识形态外交的研究。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就是研究“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以《美国与反共主义——论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外交》为名于 2001 年出版）。以后，我继续关注美国的意识形态外交，特别是在其影响下的对华政策。冷战结束后的前 10 多年，中美关系一直波折不断，究其原因，除了战略上美国不再需要借助中国来牵制苏联外，恐怕主要在于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国。这个社会主义大国不仅没有被苏东剧变的冲击波冲倒，反倒随着新一轮改革开放高潮而快速发展，越来越强大。随着克林顿政府将“推进民主”作为美国全球战略的三大支柱之一，冷战后美国意识形态外交主要表现为在全

球推进西方式民主。中国作为唯一的社会主义大国，自然会成为美国“推进民主”的重要对象。这是客观现实，是不依任何人的主观意志而转移的。在美国主流战略界看来，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属于“极权主义”国家，比那些君主制或军人掌权的“威权主义”国家还要可怕。如果说极权主义和威权主义都是民主的“敌人”的话，那么前者的威胁更大，因为它有强大的意识形态力量和组织力量。美国的这种外交政策倾向得到了其他西方国家的呼应。记得 90 年代末，中国一位领导人到澳大利亚访问时表达了发展中澳关系应当超越意识形态的良好愿望和主张，但澳国领导人的反应是，直言澳国的对外政策是讲意识形态的。

促使我研究“民主问题”的另一个动因是对中美关系的研究。进入 21 世纪后，有两个重要因素对中美关系影响深刻：一是“9·11”事件；二是国际社会热议的中国崛起。

“9·11”事件促使美国将全球战略的首要任务放在反恐防扩上，为此美国需要与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合作。这是 2001 年后中美“蜜月期”得以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另一方面，布什政府却高调强调推进民主，将推进民主作为实现反恐战略以及推进霸权战略的重要途径。中国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角色是两面性的。

中国崛起对中美关系带来双重影响：一方面美国担心崛起的中国会成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另一方面又更加看中更有能力的中国，想要借重她的力量来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美国之所以担心中国会成为战略竞争对手，主要是对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还持有异议，认为中国还不是一个美国所认可的民主国家，而不民主国家强大后更有可能挑战美国的世界地位，甚至威胁美国的安全。民主问题实际上成了影响美国对华战略信任的最重要因素。美国在判定战略竞争对手时除了看它的能力外，还要看它的身份，看它是否有挑战、威胁美国的意愿。民主国家较少有挑战、威胁美国的意愿。不仅如此，民主国家还更容易接受美国

这个最强大民主国家的领导，认可美国的霸权。这也是美国“推进民主”战略的一个重要逻辑。

1999年，我撰写了研究报告《民主与我国外部环境》，主要讨论了民主问题对中国外部环境带来的挑战。报告受到一些专家的好评。2002—2003年，我在《战略与管理》上先后发表《民主对21世纪国际关系的影响》（2002年第3期）、《后冷战时代的中美关系与台湾问题——基本特征与发展趋势》（2002年第6期）、《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中美关系》（2003年第2期）三篇论文，论述了民主问题对国际关系特别是中美关系以及两岸关系的影响。文章受到国内外学界的广泛关注。美国FBIS（Foreign Broadcasting Information Service）杂志全文翻译、转载了后两篇文章。令笔者略感惊讶的是，似乎我触到了研究的“雷区”。一些好心的朋友劝我“小心点”。有的关心地问：“没事吧？”有的美国学者甚至称我是位“英雄”。我理解，他们一定是以为：中国民主政治问题是个很敏感的问题，很容易触及“政治正确性”，研究这个问题是有风险的。将这个问题与国际关系特别是中美关系联系起来，很容易产生这样的推理：既然美国和西方要推进民主，那么中国为进一步发展中美关系以及同整个西方世界的关系，就应该迎合美国和西方的要求，在国内大力推进“民主化”。而“民主化”很容易被与“西化”、“自由化”联系到一起。学界的反应，朋友的关心，更促进我下定了深入研究“民主问题”的决心。难道在民主问题上中国总是要处在被动挨打的境地？中国就心甘情愿地戴着西方扔给的“不民主国家”这顶帽子？在民主这个世界潮流中，中国难道是置身事外的？中国能融入全球化大潮，却同民主这个潮流格格不入？中国民主政治就一直作为影响中国同西方国家关系的一个重要负面因素而存在下去？

2003年秋至2004年春，我在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和位于首都华盛顿的大西洋理事会做访问学者，着重研究中美关系在可预

见时间内的的发展态势。我利用这个机会走访了美国 60 位战略专家，听取他们对中美关系的看法。^①受访专家可以分成四个流派：自由派，基本上都是民主党的支持者，如布热津斯基、托尼·雷克；务实派，多为共和党的支持者，如斯莱辛格、斯考特罗夫特；进攻性现实主义者，以《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的作者米尔斯海默为代表，其观点比较受军方的欢迎；新保守主义者，以威廉·克里斯托尔和盖瑞·斯密特为代表，对布什政府的对外政策影响较大。在“推进民主”问题上，务实派与进攻性现实主义者不太强调“推进民主”，不赞成将“推进民主”作为美国对外政策的目标，如果讲“推进民主”，也主要是作为实施对外政策的手段；而自由派与新保守派都比较强调“推进民主”，主张把“推进民主”作为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目标，甚至是最重要的目标。在访谈中，属于自由派和新保守派的美国专家几乎都把中国民主政治作为影响未来中美关系发展的关键因素。其他两个流派的专家虽然不完全认同这种观点，但也承认，如果中国民主政治建设有了明显的进步，会有利于中美关系的发展。

我的专著《大博弈》（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系统探讨了中长期内中美关系的发展态势，梳理了影响中美关系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在第六章“中美对抗：不是没有动力”中，我用一节专门论述了中美之间在意识形态和民主政治上的对立及可能对中美关系产生的影响。当美国在判定“谁是敌人，谁是朋友”时，在很大程度上受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影响；“民主和平论”已经成为冷战后美国历届政府制定对外政策的主要理论依据之一；就目前来看，中国的民主政治状况与美国的期望值之间仍然存在着很大差距，这是影响中美关系发展的一条鸿沟。

^① 全部访谈内容登载在《亚洲论坛》2005 年 9 月号，总第 126 期上。我的有关中美关系的专著《大博弈：中国的“太极”与美国的“拳击”》（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也反映了他们的主要观点。

二

对中美关系的研究使我强烈意识到，“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与中美关系”是将中国国内事务与对外事务结合在一起的重大问题，双方存在着互动性，可以良性互动，也可以恶性互动。中国民主政治建设首先是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但发展进程如何会影响中美关系；反过来，从历史经验来看，中美关系的状况又会影响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

“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与中美关系”既然是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就不应当因其“敏感”而回避，而是应当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将这个问题的本来面貌搞清楚，找出解决问题的思路 and 办法。回避问题，实际上是搞“鸵鸟政策”，虽然有利于减缓当事双方在这方面的摩擦和冲突，在某种程度上比“针锋相对”要好，但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姿态。最好的姿态应当是正视存在的问题，搞清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点和共同点，然后设法化解、消弭分歧，同时在有共同利益的方面寻求合作。如果用一句格言来形容处理“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与中美关系”这一问题的姿态选择和战略思维的话，那应当是“化干戈为玉帛”。目前在民主问题上双方是对立的，都手持干戈，只不过对立双方从战略上考虑没有相互将干戈指向对方，但毕竟干戈是在手的，随时可以把它举起来。更高境界是“化干戈为玉帛”。手持玉帛就不会让人感到有威胁，而且必要时还可以将玉帛展示给对方示好。如果冷静思考一下，可以发现：中美两国在民主问题上并不是截然对立的。中国要发展民主，美国要推进民主。尽管双方所说的“民主”之间有很大区别，但毕竟都是民主，本质属性是相同的，都是专制、独裁的对立物。从这个意义上说，中美都是民主的推进者，在发展民主上，双方是盟友，而不是敌人。盟友之间存在各种各样的分歧是正常的。但那是在较具体层面上的分歧，如民主

的模式、道路、时间表等。如果理解了这些，双方就应该寻求在民主问题上进行合作，而不是对抗。

我还想用“化壑为渠”来表达在处理“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与中美关系”问题上的姿态选择和战略思维。中美关系是多维的，有经济关系、安全关系、文化关系、政治关系（指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关系，而不是双方总体关系的定位，后者实际上是战略关系）等。如果说经济关系、安全关系等方面的沟通、交往是畅通的话，那么在政治关系上则是不畅通的。民主问题就犹如一条鸿沟，阻碍着中美关系的发展。双方可以绕过鸿沟，在其他方面进行交往，但这并不是最好的办法，毕竟有一面是不畅通的。如果把这条深壑变成一条水渠，那么双方就可以在渠上架设浮桥，或者行船、游泳，直接抵达对岸，或者在水上接触、交往。如此，中美关系又多了一条沟通渠道，少了一个障碍。更进一步，双方还可以寻求在建设、利用这条渠上进行合作。

2005年，我将“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与中美关系”课题在中央党校立项并成功地向福特基金会申请资助。按照立项计划，除了撰写论文和专著外，还从事了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于2006—2007年在国内进行中国民主政治新发展的调研，总共考察了10个案例，包括山西省永济市农民协会、浙江省杭州市建立“人大代表之家”、浙江省台州市试行党代会常任制、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创建民主监督委员会、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龙沙区居民委员会建设、河北省邯郸峰峰矿区供电公司职工代表大会、浙江省温岭市民主恳谈、湖北省潜江市村委会选举、浙江省台州市村委会选举、贵州省兴义市村委会选举，其中8份考察报告发表在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党校教育专刊》上；二是于2007年秋赴美国就“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与中美关系”问题采访美国的专家，共采访了45人，我们的看法印证了我的基本思路是站得住脚的；三是于2007年底组织了“中国民主政治与中美关系”国际研讨会，在研讨会上，中美专

家虽然唇枪舌剑，就许多问题进行了激烈辩论，但还是达成许多共识，这些共识与我的基本思路是相符的。

“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与中美关系”项目最终成果的出版虽然遇到困难，主要是出版社认为“民主问题”过于敏感，深怕把握不好犯“政治错误”，影响出版社的声誉和发展，但最终还是找到了有胆又有识的出版社，这就是新世界出版社。在出版社领导和编辑的不懈努力下，课题成果已经以《民主中国与世界——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及其国际战略意义》为名于2010年底出版。更可喜的是，出版社还以“DEMOCRACY AND CHINA”为名出版了该书的英文版，用于国家对外宣传材料。

三

在“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与中美关系”课题的研究过程中，2006年9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伍德罗·威尔逊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发表了一份题为《锻造法治下的自由世界》的研究报告，该报告是名为“普林斯顿国家安全项目”的最终成果。报告全面阐述了美国面向21世纪的国家安全战略构想，其中，建立一个“民主联盟”就是最引人注目的内容。笔者当即就感觉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际战略问题，如果“民主联盟”战略构想得以实施，将对国际政治和中国外交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而且主要是负面影响。“民主联盟”战略构想的基本思路就是：美国要维持霸权地位并打赢反恐战争，就要继续实施推进民主战略；为此要建立国际新秩序并改造联合国，而联合国改革困难重重，美国很难实现自己的改革目标；因此，应当建立一个由民主国家组成的国际组织，即“民主联盟”，必要时用以取代联合国，同时也可以用它来对联合国改革施加压力，促使联合国改革按照美国的意愿推进。按照这样的宗旨和思路，第一，如果“民主联盟”建立起来了，势必会削弱联合国的地

位，甚至使之边缘化。如此，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就会相应地被削弱；第二，如果“民主联盟”在某些问题上取代联合国，成为一个重要的国际机制，而中国在这个机制中没有发言权，这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被边缘化；第三，“民主联盟”肯定会强化国际政治中“民主国家”与“不民主国家”之间的分野，刺激双方的对立。而中国很难被“民主联盟”接纳，因此属于处于弱势的“不民主国家”阵营之列，这势必会恶化中国的外部环境；第四，“民主联盟”会加强西方国家之间的联合，促使西方在关于民主和人权问题上用一个声音说话，进而可能会促使西方进一步将“推进民主”的矛头指向中国，这不利于中国同西方国家关系的发展；第五，“民主联盟”会容纳许多发展中国家，即那些实行西方模式的民主制度而又在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际事务中表现不错的国家，加强这些国家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从而使这些国家更容易受西方的影响，在国际事务中与西方站到一起，这对中国外交也是个重大挑战；第六，“民主联盟”会增强“民主力量”的声势或软实力，进而会刺激西方更倾向于采用强硬手段来干涉“不民主国家”的内部事务，包括中国自己和同中国友好的国家，这对中国外交也是个严峻考验。

《普林斯顿报告》发表不久，笔者撰写了研究报告《建立民主同盟：21世纪美国安全战略的基石》，并经常在学术交流及文章中提及“民主联盟”问题，阐述一些观点。

实际上，关注“民主联盟”问题的专家学者还大有人在。2007年，“美国‘民主联盟’战略研究”这个课题被列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申报指南中。我抱着试一试的态度申请了该课题，出乎预料地一举中的。

在课题研究过程中，除了搜集、整理、分析文献资料外，还于2008年两度利用赴美开学术会议之机对数十位美国专家进行访谈。与此同时，也利用在国内的学术交流机会，同美国学者交流对“民主联盟”战

略的看法，其中包括访谈《普林斯顿报告》的主笔之一斯劳特女士。课题立项后一直按计划进行，包括完成中期成果。中期成果共发表论文4篇：《世界民主政治发展态势及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新远见》2008年第10期）；《冷战后美国推进民主战略及其对世界的影响》（《理论动态》2008年12月30日）；《解读冷战后美国“推进民主”战略及其对世界的影响》（《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9年第1期）；《美国“民主联盟”战略的产生背景与内涵及前景》（《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10年第6期）。此外，《国外理论动态》杂志还对我做了专访，主题是“美国‘民主联盟’战略与中美关系”，访谈内容发表在该刊2009年第11期上。

就在课题研究过程中，始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不久，奥巴马民主党政府上台。我预感到，这两件事将对美国“民主联盟”战略产生重大影响。但是，影响到底如何？金融危机将持续多久？对美国的打击有多重？奥巴马政府对“民主联盟”战略构想会持什么样的态度？是采纳，还是拒绝，抑或是搁置？如果不采纳，是出于战略考虑，还是策略考虑？……要回答这些问题，就需要对奥巴马政府的外交进行一段时间的观察。于是，我提交了申请课题延期的报告，获批准。2010年5月，奥巴马政府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出炉，等于是奥巴马政府对美国全球战略和外交政策的调整基本定型。从《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奥巴马政府执政一年多的行动，基本可以找出与“民主联盟”战略相关问题的答案，我对“美国‘民主联盟’战略”的研究也就可以告一段落并呈上最终成果。

当然，“美国‘民主联盟’战略”是一个重要的国际战略问题，还处在发展变化中。我的研究只是一个开端，而且出于各种条件限制，难免有各种纰漏，甚至纰缪。衷心希望学界同仁不吝指教，对本研究成果提出宝贵的批评意见。更希望这项研究成果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促使更多有实力的研究者投入到这个问题的研究中。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美国意识形态外交在后冷战时期的发展变化	1
一、美国意识形态外交的根源	3
二、推进民主与意识形态外交	19
第二章 美国推进民主战略与霸权战略及反恐战略的关系	43
一、推进民主与霸权战略	45
二、推进民主与反恐战略	48
三、新保守主义：布什政府高调实施推进民主战略的理论 武器	57
四、对美国推进民主战略的评价	66
第三章 “民主共同体”的发展变化与美国推进民主战略	71
一、“民主共同体”的产生背景	73
二、“民主共同体”的发展变化	80
三、“民主共同体”与美国推进民主战略	119

第四章 “民主联盟”的基本内容及美国的战略意图	125
一、《普林斯顿报告》与“民主联盟”构想	127
二、“民主联盟”的组织形态及特点	139
三、“民主联盟”战略与国际新秩序	141
四、“民主联盟”与推进民主战略	145
第五章 “民主联盟”战略的前景	149
一、美国战略研究界对“民主联盟”战略的批评	152
二、“民主联盟”战略遭遇的困难	156
三、“民主联盟”战略并未胎死腹中	161
四、美国模式与“民主联盟”战略	170
五、实施“民主联盟”战略的有利条件	174
第六章 “民主联盟”战略对国际政治可能产生的影响评估	183
一、“民主联盟”战略对国际秩序的影响	185
二、“民主联盟”战略对国际安全的影响	192
三、“民主联盟”战略对世界政治格局的影响	196
第七章 “民主联盟”战略对中国外交可能产生的影响评估	205
一、“民主联盟”战略对联合国及中国国际地位的影响	207
二、“民主联盟”战略对中国与西方关系的影响	211
三、“民主联盟”战略对中国周边环境的影响	217
第八章 中国应对“民主联盟”战略的方略初探	227
一、科学评估“民主联盟”战略的挑战	229

二、坚定不移地稳步推进中国民主政治建设	230
三、加强同世界各国的民主合作	256
致 谢	265

第一章

美国意识形态外交在后冷战时期的发展变化



